葉文敏公集

葉文敏公集

墓誌銘二十一篇

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墓誌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宛平王公以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薨于里第長子司馬公方煢中樞膺重寄天子聞有公喪震悼遣大臣慰諭敕所司給公祭葬如禮謚曰文貞於是司馬公于某年月日葬公城西畏吾邨之西原先期持汪户部琬所為狀而屬其門生葉方藹誌而銘焉曰此先公志也方藹不敢辭按狀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家河間之任丘曾祖龍始徙都下祖鏜

考愛本生考爵兄弟皆仕明三世俱以公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張氏本生妣張氏焦氏俱贈一品夫人公少爲諸生肆力於學日記數千言盡通經史百氏之書稍長慨然有志當世益務爲經濟有用之術天啟間順天提學御史左公光斗名知人得公文歎曰公輔器也丁卯薦于鄉及十六年癸未成進士知公者欲援之入翰林公見時政亂棄弗就值流賊陷京師明社丘墟公亦挈家南奔未幾皇清入主大統公間道歸順治三年世祖以館閣之人欲得文學之士儲俯後用遂蒙首選

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與修明實錄分考丙戌科會
試尋除秘書院檢討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弘文院侍讀
學士
詔察明季殉難諸臣始末公號在內東閣大學士范景
文以下二十三人在外巡撫山西都御史蔡懋德等五
人或身仗節死或父母兄弟妻子相隨死或家人闔門
大小俱死宜急褒旌以廣作忠之典人咸以為允遷詹
事少詹事以疾請告十二年刑部侍郎戴公明說薦公
可大用吏部難之
世祖素知公特命起補原官明年進國史院學士先是

司馬公在翰林亦遷弘文院學士
世祖頗笑曰父子同官誠爲美事然朝夕入見俾肩隨
齒列可乎因擢公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轉左不數月
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保公感激知遇盡心職
掌嘗𠻳言帝王廟勑自前明
本朝雖經增定皆祀從來開代帝王然守成之難豈遜
創業如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
宗此七君古今同稱令主皆宜祀又言宗臣潘美不當
在從祀列張浚三命爲將一敗于富平則閩陜遂陷再
敗于淮西則酈瓊叛命三敗于符離則中原遂不可復

且劾李綱救曲端奪岳飛兵柄跡其生平功少罪多亦

當罷從祀

詔議祫祭禮公言

肇

興

景

獻四祖及

太祖宜南向

太宗宜東向又

詔議大享殿合祀禮公言

本朝所封啓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議者謂北岳恒山當移祀渾源州不應立廟曲陽公以漢書地理志考之曰按曲陽有三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恒山北谷下曲陽注鉅鹿郡鼓聚少陽亭晉荀吳滅鼓是也今之曲陽既非鼓聚又不在北谷距恒山絶遠因奏議者言是又有請祀周公于文廟者公言周公配享武王祀典久定改祀不可從當是時天下乂安中外無事

人主銳意釐正百度公為世儒宗又居禮官之長凡所建白引經據古洞中窾會或羣議紛紜公徐出一言人

人折服由是
寵待日隆而司馬公以學士考績亦加禮部尚書海內
艷羡以為搢紳盛事近古未有也公顧以盛滿為憂因
風疾屢疏乞罷皆不允會
世祖江甯公治
大行喪及議令
上登極禮儀洞夜辨事左翼門疾大作又再疏請解任
上不得已許公告越三年遂以老求致仕終其身不復
言出矣公家居名愈重時故少宰孫公承澤亦以博聞
有道退老於家公居城西孫公居城東

朝廷制度有所更張士大夫疑未決者不東之孫公則西就公訪焉迨孫公殁而公巋然長德獨為世模楷者又數年晚歲尤潛心先儒義理之學以躬行心得為主不專騰口說間有論述悉道其胸中所欲言未嘗為苟同論詩之正變當以數不當以體蓋體由數定也三代以上詩與樂出于一得其數則詩存不得其數則不存或謂詩有正變數何以有正變不知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皆變也後儒補亡笙詩及肄夏詩皆未知聲之義也論春王正月謂春秋之作孔子尊王之書因魯史之文遵當代之制使以夏時冠周月是倍王非遵王

也孔子所書春即周之春所書正月即周之正月耳其
鑒〻如此詩文尤有法度學者經其指授及所奬拔成
名者甚多所著青箱堂文集十卷詩集十卷續詩十二
卷家譜年譜各一卷雜著若干卷公享年七十有七配
一品夫人梁氏有淑行先公四十年殁詳載公所撰行
狀中子六人長熈累任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加三級即司馬公也梁夫人出次
燕國子監典簿次然山西靈丘知縣次照刑部江南司
員外郎側室趙宜人出次煮候補員外郎次默候補國
子監學正側室周出女六人長適太倉州同知陳承吉

次適福建按察使張弘俊次許字盧龍教諭朱持正天
次適侯補主事米漢雯俱梁夫人出次適諸生張弘佐
趙宜人出次適侯補兵馬司指揮孫道林側室田出孫
十人司馬出者三克善都察院經歷克昌廩生克存櫄
出者一克貞例監生照出者三克任克遠克劉燕出者
二克寬例監生克恭默出者一克蕖孫女十一人司馬
公出者五長適廩生韋維貞次許字官監生戴綖次許
字劉榜貢生張光鰲俱夭次適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胡
介祉次幼櫄出者四長許字廩生梁維翰俱幼照出者
一燕出者一俱幼曾孫一人石柱克善出

方謁伏念一代之興必有魁儒碩士應運而起若元許衡姚燧明宋濂王禕之徒日在禁君之左右輔成至治其流風遺烈至今猶仰之觀公遇

世祖出其所學俖俖論列一時諸大典禮多其手定裒然爲

貽代儒臣之首方諸古人奚復多讓故方謁詮次公事于此特加詳焉匪獨誌公之庥美亦以貽

國家之威于無窮也銘曰

於鑠

世祖式遏亂畧載戢干戈載興禮樂篤生鴻儒仰叶

聖作謨謀朝宁贊勳幃幄簡畀春卿夙夜寅恪祫祭大
享援古以酌帝王廟祀議登議削飛石逬誣渾源改嶽
勝國遺忠請謚贈爵
帝曰俞哉羅裒優渥年方耆艾勇退急流
中朝倚毗温綸同留志不可訟三疏乞休角巾歸第一
壑一丘經經緯史上下千秋族為文章凌韓轢歐著書
明道砭砭儒脩不言躬行心契孔周為國耆蔡為世師
保碩果弗存人哭蒼旻上感
宸衷賜誥維旱縈我司馬翁薨家 維陟拜後維尹拜
前是父是子作述綿延家傳帶笏照耀史編生榮死哀

孰姽為都城之西界吾之阡尚高幽墟億萬斯年

吏部尚書議政大臣馬公墓誌銘

吏部尚書議政大臣致任馬公之歿
上軫念舊臣痛惜不已勅所司全與祭葬而其子工部
郎中某等以康熈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都某原請予爲
其墓之銘按狀公諱希納字嘉謨滿洲人始仕爲戶部
主事歷員外郎吏部啟心郎進兵部督捕左侍郎兼管
佐領旋拜戶部尚書議政大臣改吏部尚書三年以病
乞歸又三年而歿公始爲戶部主事奉
命巡視畿甸土田八旗走丁與居民相訐公從容理之
軍民悅服咸賴以安

世祖皇帝器之由員外郎擢吏部啟心郎公歷兩會

諳習故事人材國計皆有賴焉其在㳌捕叢牘最煩一

以公平處之蓋國家逋逃之法不得不嚴而民情則苦

株累自在事寛嚴皆中情法法未嘗弛而民則稍甦每

奏事輒得

俞旨特授公佐領預聞國政有大事恒待公決其為户

部尚書在

今上即位初財賦在各部寺者㧾歸户部

上以經制初更處奉行者未盡善特以公蒞之公凡三

任户部大綱細目無不熟練周悉舉而張之度支無妄

出入並令遵其法而不變者為多當是時在朝執政多
公族御姻戚公未嘗少有假借至有以忤意獄陷中公
者亦卒不為撓又時以財用告絀有為撤兵之說者公
以安不忘危力持不可但嚴核私人冒餉及老弱充五
者由是兵益精而餉不匱
上既賢公可大用命掌銓衡公確秉成憲不以己意參
伍其間凡所簡汰無不中格仕路肅清終其任官吏不
敢犯法時某有力者代人求為某官多方動公公久之竟
不得因謂其人曰吾策窮矣馬公過峻不久當去位君
姑待之耳其持正多類此未幾以勞瘁成疾屢乞骸

上重違其意久之乃令致仕蓋興朝受天之佑撫業垂統三十年一時豐沛從起之士顯名當世誠不可更僕數然其間率清任意致滅頂濡首之悔者亦或有之如公之出處泰然始終一節而卒能以功名終良可尚也公居家篤行長者有漢萬石君之風服官數十載儉約一如寒士教子弟必以忠孝嘗謂郎中曰自祖父及予並歷顯仕今小子又備官矣其念國恩勉圖報稱公方病聞議撤三藩遂揣其必為亂將草疏陳得失會疾急未上既而西南告變公援枕起曰此豈臣子息偃在床時耶力疾扶諸

關係陳討賊方畧

上見而撫之勞勵有加退愈草屬纊之際猶以不能報
國爲恨於戲疾病不忘君死不及私公之忠誠詎出古
人下哉宜其生榮死哀克昌厥後而顯榮高朗之慶未
有涯也公生于天命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歿于康熙十
三年二月十九日享年五十五高祖姚曾祖夏護祖雅
護十大臣始著勤勞于
王家父福蔭戶部尚書清慎有時望以公故並贈光禄
大夫吏部尚書議政大臣配閔氏封一品夫人子女若
干人孫男若干人銘曰

大業初起名世聿興南陽豐沛代有休禎顯允馬公事

我

宗祖遑遑華胄弈葉從龍公起世臣茂德躋朝材綜度

支咸信賦曹令之尚書古稱司會國計銓衡宗祊有賴

公更敭歷錯節盤根規隨畫一成憲是存股肱蕭曹腹

心良平百志惟熙百度惟貞

朝守思公留襄盛治公拜稽首疾勿任事奉身而退教

孚作忠公惟全始以克全忠始之終之明良盛世存歷

崇階殁當上謚銘詩誌墓樂石豐碑卮百君子過者式

之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新城王君墓誌銘

吾友考功王君以康熙壬子閏七月罷官奔母孫宜人喪歸明年七月某日卒于家方君母訃至予唁之闇室中孺子泣聲驚曰嘻甚矣古不去乎恐難繼也及行見其貌臝瘠杖然後起加淒爲告曰毀不滅性也君無言哽咽而已既知君抵家臨母喪則哀號自擗踴絕者數四退居苫次旦暮哭不徹聲未幾果病君父治堊室令居爲君不以病故自弛食必糲惡不櫛沐不解帶臥衣裳盡生蟣蝨弗顧也親故相譬曉者則益悲多不識言而去病寖急醫謂豬肝可補心君泣告家人我寧心血

耗盡忍食此乎竟以毀卯小祥八日而卒于開居喪之
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故曰不勝喪比于不孝今君之所行毋乃
異焉者嗚呼先王制禮所以防天下之中人懼其有所
不及而為是人人可行以範其趨使之勉而至爾若夫
至行純篤之士固無待於此而致其情也君救十年濡
慕忍焉失其母哀而毀毀而弗能起孰逾之然哉直一
時之天性不容自抑以至于此而後之人或稱其純孝
或訾其過禮君當日皆弗敢知也脩短生之常理君之
死偶不幸爾世之居喪不哀且毀者何限其誰能無死

乎俗儒拘牽故常不達禮意見君之死顧以為與予之所以深感也君諱士禄字子底別字西樵世居山東之新城高祖重光曾祖之垣祖象晉皆前明大官父與敕令封某官君中順治壬辰會試乙未同進士出身除萊州教授擢國子助教吏部考功司主事稽勳司員外郎癸卯主河南試拔士稱得人會禮部風衡君指試文不合格牽連下獄考驗無所坐然猶褫君職為民又八年起為考功員外郎再入銓曹侃侃自厲是非可否一無媕阿張學士貞生建言忤君力争不能得賦詩贈其行人怵之不為動李御史棠言事復議承君又力爭且曰

其與御史無一稱舊所以如此為名救不為御史也李竟獲免自是君亦不安于位再歲詿誤去矣君屢遭皆非罪人謂必不堪處之泊如報罷日方閉門與今簡權經史如不聞者其恬淡不急仕進又如此君兄弟友愛叔士祐季士楨皆舉進士而季官户部文章與君齊名人呼二王若以比宋之二蘇者居京師搢紳士遇二王在坐皆斂手避去四方士大夫無識不識得二王一詩則以為榮或不得則怨〻如有失然君之可重實以至孝過人生平志行皦然不苟出處而區〻文藝特其餘者也君卒年四十八娶鄒氏張氏兩孤啟濱啟沅將以

某年月日葬君某阡而户部遣人告予曰吾兄垂歿猶念子臨別言知之者惟子請爲之銘噫予奚忍不銘銘曰

吾聞君之歿一鄉之人哭之罷市又倣古私謚尊其名曰孝節先生大書特書于閭史君之聞于時傳于後雖多而撮其大兩言而已於戲三代之直而乃在乎君之里吾欲泚筆而加銘爲其何易于此

詹事府少詹事蘇君墓誌銘

昔夫子之言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又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夫仁之爲道大而其理甚精夫子故諄諄以約樂富貴貧賤言之何也吾嘗論之人之不能舍境以求心明矣世之學者高談心性往往爭離合于分寸杪忽之間一旦出與物交利欲乘之變惑瞀亂而衣厥守者何多也季路子夏孔門之高弟也夫子之稱季路緼袍不恥而已子夏嘗言入聞先王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

而恍二者交戰惝惝為懼不免如此斯非事之至難者歟若吾友蘇君亮工其庶幾矣君少為諸生即以學行稱於人及筮仕累數官進禮退義未嘗不以其道清脩苦節二十年如一日予嘗過君居門外車馳馬驟囂塵雜沓披其帷君方挺膝危坐與之處嗒焉終日不知心之自遠也其子弟環聚講藝雍然蕭然童僕亦慎謹愿樸無外慕又以知君之脩于身而刑于家也君於諸儒之言靡不覽究獨以程朱為歸晚歲灑掃一室懸朱子像于中朝夕敬事近思錄節要諸書手鈔數過士從進者輒以此告之誨稠人廣坐衆抵掌談笑各道所欲言

君聞敎一語皆平日所誦習者多見為迂談不樂聞或目笑之君亦不覺吾不知於仁離合何如而所謂約樂富貴貧賤亦鮮足動其心歟君尤以風俗人心為念嘗告予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世諱言久矣吾與子身為士大夫盡思所以振之嗚呼運會波靡如江河奔潰四出而靡止君乃欲以區區一身障之即予亦豈敢謂然乎然其志可悲也已君諱宣化亮工字也先世家真定之晉州明初有以軍功得官從京師祖一龍父萬春皆以君兄宏化貴贈懷遠將軍君登順治乙亥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辛丑分校會試稱得人授編脩升國子監

司業侃侃以師道自任六館之士嚴憚之歷侍講侍讀
侍講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屬疾在告命未下而卒年
五十有八娶某氏繼某氏子三某某某女一適某壻未
叚前數月予會於蔣學士弘道第有座客善相人指君
曰是翁紲於官獨濊於年耳君大喜漫問能七十乎曰
向上能八十九十乎曰更向上然則百歲耶曰即不百
歲亦相距不遠也予戲語君翰林官欲高位需久次君
年如此何憂紲君亦笑曰子言是雖然我欲歸矣退念
其事如昨日耳而忽已隔世哀哉予謂君性厭介與時
寡合不宜仕宦然歷官四品不為不達至於清心寡欲

泊然少營仁者壽君實有之而竟未六十以殁豈其理
之難信歟何術者之言不神也某某以某年月日葬君
于永定門外之東趙園而予爲之銘曰
皦皦者易汚若之白不可涅也嶢嶢者易缺君之剛不
可折也惟其心之安焉所以爲甘節也志雖未行于時
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恍也彼耄耋之齡視之尋蜉
蝣莫若君名偕此石長不滅也

徐母顧太夫人墓誌銘

故贈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崑山徐公之配
誥封太夫人顧氏年六十一康熙某年月日終于里第
之内寢時仲子翰林院編脩秉義請告家居而伯子右
春坊右贊善乾學叔子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元文
官京師兄弟並負海内望叔子方奉
命日進講
弘德殿開陳獻藻務以古帝王治平廣
上意
上亦倚注甚切聞有表重惜其去又察知哀毀不忍奪

遣官慰諭致祭恩數有加士大夫無識不識爭走吊唁
僦舍外驕呼淑相爲行道不得往來路人嘖嘖何太夫
人有賢子如是某聞之曰嘻而知其子未知其母或問
其故曰三子信賢所以顯其親至矣然非太夫人之恩
且勤教之育之亦安能遽如是哉曰可得聞歟曰三子
之少也太夫人即知爲偉器延師課之值歲祲自咽麥
飯奉師食必腆潔贈公數出遊闗越豫章從賦逋責百
端太夫人獨身楷柱不遣三子知俾得專於學也所讀
書必覆校背誦親爲講說文義語及士人忠孝大節必
反復開示曰汝曹不可不自勉既退省其私若受誡則

色喜否則呼至加誚責蓋無一日不然也及長為擇交
賔客至太夫人立屏後察其言論舉止果賢乃俾遊處
鄰有貴家子欲交伯子太夫人窺之曰此非端人必禁
其家謝勿通未幾果敗人皆服其識且為子慮遠也叔
子舉進士第一人太夫人安之自若貽書言
主知難酧鐵名難副汝宜思不媿科名其後伯子仲子
相繼及第太夫人訓勉一如叔子也三子同仕於
朝太夫人以為贈公賫志殁當益務充大前人者且王
臣誼不恤家嘗有疾勅家人勿告其子以母故不安於
位一歲中數遣使訊官下有何事何以盡職業報

天子未嘗一及私也三子所受俸錢悉奉太夫人然愈儉約自處如寒素稍贏則以周親鄰之乏次則食邑之饑者衣寒者櫬埋死且墐者吾將推廣朝廷之仁且俾諸子知不專以祿養也嗚呼世之祿母樂毛裹而已矣血湩而已矣其所屬望顯榮而止有能持古人名義責之如此者乎其子既歷膴仕為顯人矣而習〻然詰誡勸諭頃刻之弗釋譬諸良農得嘉穀焉是播是種是穮是蔉竭終歲之勤而後食此一日之報太夫人之生也人榮之死也人哀之其亦不偶然已矣聞者皆應曰然於是伯子叔子以某月日徒跣南行泣

語其曰聞諸禮三月而葬今歸將啟先人窆以母氏祔
焉惟子習於吾家請為之銘予唯唯退伏思太夫人生
長名族夙嫺禮教凡婦人常德世所恒言者未足述之
獨教子一事用功最勤收效亦最遠且太居常慨先王
教養之法廢在下者皆聽其自為材太夫人以弱女子
長養成就一門以內得三賢子而三子亦遂以所學上
佐聖主下退清天下士一時後起有名迹者出三子門
為多推原所自皆本太夫人此其所造非一身一家事
雖有他美略而弗書可矣太夫人高曾祖皆顯於明父
同應有名德毋何氏嫡于贈公後十六年殁贈公有側

室子亮彩尚幼太夫人撫教之如自出孫某某曾孫某
某墓在縣治西某所銘曰

昔劉子政傳列女有母儀婦道賢明貞順之目而世之述閨閫者恒臚列而未已而范蔚宗則謂但宜搜次才行爲高得其一操自足標美於青史若太夫人懿德具備而教子之功尤偉至今吳中爲子者必以太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太夫人所出爲其子謹擬是而書焉可以師一時興百世矣

封吏部主事曲阜顏先生墓表

明崇禎某年

王師再入關畿南諸郡相繼陷河間守臣顏公胤紹死之子伯璟自家奔赴所至燹火荊棘或連日不得食土賊什伯為羣猙獰髮植數礪刃欲下見其晝夜哀哭皆感動不敢害卒負父遺骸以歸會稽倪文正公過而弔之曰父忠子孝是我師矣文正公者故戶部尚書元璐明亡從懷宗殉社稷者也當是時顏孝子之名聞天下即封吏部士璧先生也方河間之破也

王師乘勝南下先生家兗州城亦破體素肥自度不能

逸麾仲弟伯玠曰去疾走父所毋為兄弟死此併不忍先生紿使他領捽自投城下仲俯視大駭徘徊間兵至遂被殺而先生墮壕間一日夜復甦為邏卒所得見軍帥辭抗厲不少屈帥詢知復聖裔驚延之坐先生涕泣求至河間省父帥曰兗破時河間陷一月矣若雖往何益先生為言父平日忠義不苟全我幸遇公得不死苟釋我去冀得收父骨帥惻然改容使人護之出壘時先生婦亦被斫傷遂死子呱呱牽衣哭先生得釋匍匐行未嘗一回視也昔東漢廉范父遭亂歿於蜀范年十五西迎父喪載船觸石破沒人前接范范抱持棺柩不動

遂俱沉溺衆家其義鈞求滑之慘救僅免巷先生所遇

之艱百倍於范而風烈過之世多謂古今人不相及豈

其然哉嗚呼忠孝之理根於天性上下千百年未之易

也而人往往難之者則以貪生怯死之一念迎乎其中

不覺苟且而失節耳以視先生一往不顧誼不旋踵卒

其志遂而其身未嘗不存然則隱忍者豈必皆生而蹈

義者又必果死耶先生入

國朝隱居不仕有六男子長翰林院編脩光猷次吏部

稽勲司主事光敏俱有稱于時封先生如次子官以康

熙某年月日歿於家將卜某年月日葬某原因為此文

俾覽諸墓後之人閱先生行事一旦臨大故知決擇無

爲利害所搖奪庶幾風厲之旨于是乎在

翰林院編脩大興王君墓誌銘

翰林院編脩大興王君之歿也蓋有日矣其門下生中書舍人汪某以狀請予爲銘予與君同舉順治己亥進士當是時滇黔新定海內混一

世祖皇帝大喜再會試天下士甫撤棘引見中式三百五十人君在衆中狀貌衣冠甚偉問其年以五十餘對

世祖固奇之及殿試名在二甲第一即選入史館越二年

今上即位授翰林院編脩翰林號文學侍從臣職務稀簡朝參罷策羸馬入署坐移時即出其老成者多自愛

重休沐日閉户不與人接然今世方髙進取以少年捷
給為能率目為迂鈍無用綷綷積官累年若不聞有是
人者又其遷轉不與他京朝官通他京朝官或累月一
遷或累日一遷獨翰林十餘年常守故官世益賤簡之
君自以耆儒經明行脩常嶶嶶不為時下年雖老意氣
猶壯每當廣坐閒講説古今談論時事鬚髮張聽者
聳厲人或不樂亦不顧卒困于資格僅一主江南鄉試
預脩
世祖實録而已不能久有所建竪蘄蘄齋志以殁蓋自
君殁而向之所謂老成自愛重者益鮮其人矣予昔讀

史之東漢李太尉薦樊英等以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
並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倫顧問者悵然為時惜之未
嘗不興憤感激嗟乎賢人君子學古守道其不能俯首
隨俗以取合當世固其宜爾一旦天子思博文直諒之
士冥諸左右使之陳嘉謨獻讜論又或試之大事以觀
其節拾之不來麾之不去不知屬之彼乎屬之此乎此
君之殁尤可悼也君諱昺字某號亭其號生某年卒某
年先世自山東壽光徙大興祖良佑父有第皆故明時
循吏母張氏君兄以約壯為太平知府贈父如其官母
恭人故君貴例不重贈娶蕭孺人生二子智斐早卒孫

二人樨壁皆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君家素貧及仕宦產益落其殁也自含殮以迨窀穸之具始終如禮皆諸門下生之力銘曰

謂君非仕兮胡梴紳紆珮僕僕而時造乎公庭謂君爲仕兮胡飢寒困踣垂老而寂守乎一經舍不能以藏兮用又不可以行嗚呼世其無意于君兮百年之後欲知人而論世者尚有考于余銘

陸翁怡靜墓誌銘

青浦陸君孝武既舉進士入翰林居常悒悒不自得問之則以父怡靜翁母許孺人久歿葬無銘辭生母何孺人又老多病歸養未能也無何何訃至於是孝武徒跣南奔謀啟二親之窆以何祔焉將行再拜請予為銘按狀翁諱從龍字五雲少為郡諸生學明行脩門下問業者常十百人卒困于時不遇以歿鄉人私謚怡靜先生云兩孺人俱有婦德子祖脩即孝武何出也予聞銘者名也孝子不忍沒其親而託之能言者以名之也孝武之意豈以翁遭世尼窮有德弗曜欲藉予之文使名于

後恥於戲貲人君子莫不思自豎立顯名當世而無如遇之適壅命之脩短不可必也猶幸吾身雖死而有賢子若孫繼其志雖爲之吾未死可爾爲人子者念及此而不敢惴惴乎哉禮父母既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守其身如執玉焉脩其身如琢玉焉然而人子之善有廣狹則父母之名亦有近遠使吾親之名被一家而已孰若被一國乎被一國而已孰若被天下乎是故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位期髙非爲貴也祿期厚非貪冨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如此無以極吾善之施而親之名

有被有不被也孝武年未壯一旦辭鄉校為國家侍從臣所以行道揚名不患無具雖然士固有偕之家而壞之天子之庭者矣昔人有言高大其門閭令容駟馬高車為宗族交游光寵此世俗之顯其親非孝子之顯其親也人有不為而後有可為孝武勉旃舍其所不為而盡力於所當為使吾之善由一家一鄉施於天下他日海內頌之史冊書之推本其自出曰此其之教也翁之名將與天壤長在若子之文寔為哉余重哀孝武之意故誌翁墓而娓娓及之以見使翁名於後者在孝武不在吾文也翁生某年歿某年許孺人生某年

歿某年何儒人生某年歿某年葬在某原陸氏先塋之

右銘曰

吁嗟陸翁志在經飭躬遇物淑且臧遭時屯蹇譽不彰

丈年癸逝尤可傷有美令子擅文章蔚為國器升明堂

調和六轡行康莊將歷萬里試騰驤翁也齋志庶足償

若水有源流乃長永言孝思維顯揚我述此語為幽藏

鑱石埋銘志勿忘

華府君墓表

康熙己酉十月同年生無錫華君扶翩踵予門請曰振鷺先府君績學砥行孝于親恭于兄與人交忠信謙讓匪振鷺之言通國之言也將于來年卜葬某灣祖塋之穆月日有期矣敢以墓上之辭累吾子又白振鷺不孝冀奉先人遺訓為國家紹聿通之緒積其勤勞僥倖綸綍之賜歸告柩前然後擇萬家之地以妥先靈今遭廢斥已矣貧不能具禮草率從事惟有道君子錫之一言吾子其吝此乎予閱而哀之昔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而要歸於能竭其力終始無

憾則一也觀其稱舜曰大孝稱閔子騫曰孝哉舜為天子而閔子騫僅為士則人子之事親可知也孟子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又言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嗚呼自世俗論之則以為富貴利達能榮其親矣自君子論之苟失其身則三公之貴親不榮也不失其身則韋布之賤親不辱也扶翩辛府君之教飭力文章舊身甲科可謂無負矣其得罪也特因江南大吏不快於一二士大夫借逆臧一事取已究者竄名其中聳動

朝廷構成其禍意初不在扶翩也而不幸縣吝失察牽

連而及併以去官扶翻之賦未嘗連則于國固無罪而守身固無失也同時得罪之中如余輩數人不敢自誣上章叫屈固而得雪者有之矣扶翻獨恥自言故隱忍至此今

天子振拔幽滯日月之照無微不燭方將盡取無罪者拂拭登用之則扶翻之榮府君有在毋為汲汲此也至于貧不能具禮則孔子又言之矣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為禮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未嘗不稱家之有無令扶

翩以葬親之故胼胝手足竭其力以襄事雖不能如世之張皇誇美亦不失如孔子所言之陋扶翩其可無愧而府君有知又奚憪乎府君系譯生平及其行事誌中載之已詳故不具述余哀扶翩之意惓惓書此俾揭于墓以慰其無窮之思且令後之覽者知人子所以事親之道云

誥贈袁安人墓誌銘

令太常少卿巴縣劉君方顯重而封公前孝廉了菴先生有名德稱當世皆善予一日太常持母袁安人狀向予泣曰痛哉甚之為鮮民也人孰無母患不能養其幸竊祿於

朝而吾母逝久矣今卜葬有日藉子一言少塞無涯之悲敢拜以請吾母來歸吾祖母遘疾事吾曾祖母謹過有疾兩刲股肉雜羮以進劇相接無呻吟聲也吾父試諸生不利舉於鄉又困公車吾母安之如其不遇時也吾父遭世故産中落吾母布衣操作主饋無缺乏吾父

夜讀書輒市酒肉相勞苦甘稍餘不入口其薄於己順
於夫如此也吾母舉子皆自乳稍長佐吾父教之讀某
兄弟有小過則立寢門曰生兒不才肖毋愚也爲君羞
奈何吾父斷勉之乃已其撫諸子又如此也以吾母盛
德曾不獲下壽比中人之享某一追思苦無所容於人
世也惟子其哀之而先生則曰吾更有痛於吾婦者往
明天啟閒吾郡樊賊變婦共吾居闤城中備諸艱苦崇
禎末吾稔天下亂挈族居郡食指衆婦雞鳴起入廚下
作粥大鑊中莫口手均之日爲常冦至吾與婦攜子女
奔走衝波急洑崩崖墜石踐荊棘觸虺蜴當死數矣婦

弱女子不恇不撓先事周慮多賴其力以全閨其賢而罹多難又中道以折也是以父子齦齦為請于予予宜勿辭予受其先後言謹書之於戚安人之於劉氏瘁矣奉其祖姑相其夫鞠其子囏難險阻身備嘗歷及事勢稍定方冀一日之安而年又不待譬諸操舟涉大川風濤洶涌舟中之人惶而濟而操舟者顧沒言可傷也已詩有之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先生之悲悼與太常之哀慕而急欲得今傳之也固宜袁氏故名族安人生某年歿某年年若干以太常貴贈孺人再贈安人子孫男女若干人某年月日葬某阡而予銘

曰
無成有終槩臣與地安人象之綮我劉嗣人亦有言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弗尸其利雖然煌煌者丹綍奕奕者
彤史絀前而伸後天之澈賢媛至矣是宜其人已往而
名常在乎百世

侯孺人王氏墓誌銘

古之爲人銘其墓所以紀述功德垂示無窮使後之人感慕興起也以施於偉男子烈丈夫則可矣若婦人女子其起居不離房闥其職不踰乎中饋雖有嘉言美行無從發閞表見亦何取銘而傳之與其或閨閤之内間有奇節偉烈赫赫在人耳目者又必所遭不幸而爲生人之所不願有至於宜室家諧好迷安常而處順其卓卓可稱益寡然紀載以來賢人君子因人所請而爲之書往往不絶而其人與文亦卒以傳其世則又何也余嘗讀二南之詩而嘆其於閨内獨詳當時之婦女採苶苢

伐脩枚各供其職之常以至公侯之夫人大夫之妻在沼在沚芼蘋湘藻以襄其夫共承祭祀所謂后妃有克配之德助宣陰教者亦不過采卷耳而盈傾筐刈葛覃以為絺綌一二細務外絕無殊異可述者而風人流連咏歌以為王化之行莫盛於此吾乃知後之為婦者苟能勤其內職無愆婦道則皆有関于世而裨益王者之化宜其見錄於文詞而為賢人君子之不拒也余爲為銘者汾無錫候選某官侯君某之配孺人王氏王故邑著姓孺人父為前朝顯宦少聰慧善治家將遣嫁其母曰女適人吾失左右臂也既歸侯奉事舅姑必盡禮其

舅姑曰家有婦我可不任其勞也侯君好學喜文孺人
綜理内外不以他事攖其心君又多四方交客至孺人
輙冇飲食供帳不足則典簪珥衣服佐之以故君游日
廣譽日起與君相莊三十年生子女若干人殁之歲才
四十有五而已嗚呼我
國家教教旁決江以南距京師雖稍遠無異周之陝東
西故儒人為婦時即如二南女子漸被文明之化及侯
君得官粘
朝孺人方將比從侯之夫人大夫之妻共襄祭祀敬共
其職以承在上之陰教而不幸溘焉以殞此君之歉歎

追慕而不能已也余竊附風人之義與之以銘又何不可哉於是僕君以某年月日葬儒太某所而余銘曰

豈者德壽者年背白日襲黄泉夫爲義子象賢考幽宫

固且堅安體魄永無遷

闞李貞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姓闞氏其先出自東吳相國澤世居浙之山陰元末避方氏亂遷吳之東倉再徙崑山在明十世領歲薦一人舉孝廉兩人至學訥公諱某以文行稱為諸生都講即先生父也先人為人善事親家雖貧甘旨必具有三兄兩姊奉之甚謹次姊適毛氏冬月單衣操作先生一見急解已綿衣進之姊泣曰弟念我不自惜乎先生故作不畏寒狀曰弟年壯差耐寒且家尚有他衣毋煩姊憂也其實先生禦冬止一衣特以姊故詭詞以對其至性過人多此類也先生自以家世業儒學

訥公七試京兆不售發憤自售於學顧數奇屢遭擯斥
然志益勵不少挫及其子令進士君補博士弟子乃喜
曰繼吾志有人于是不復就試以教授生徒自給進士
君為文日有赦先生旦暮望其通顯然輙戒之曰士人
立身以忠信為本我見嫺黨中皇皇仁義而行事相戾
者其人雖富貴不顧汝曹效也聞者皆以先生盛德必
躋遐令見其子成名當世不意遘疾遽歿年五十三而
已焉自先生歿後十二年是為
皇清順治甲午進士君始舉於鄉又四年戊戌成進士
又十年康熙戊申葬先生於河區桃花涇之新阡進士

君雖登第家貧如先生時減衣損食累年始克襄事葬之日其禮備其物豐進士君率弟墨面毀瘠擗踊號慟如初喪遠近赴弔者數百人咸嘖嘖相告曰闞氏有子先生不死矣進士君將授官會江南逋糧獄起吏誤入姓名籍中因罷去海內識與不識皆爲扼腕冀其復錄用云予與進士君尤善其爲先生銘詞不乞世之名公巨人而屬之予蓋稔知予有素不肯以數譽狥人雖其言不文猶可徵信於後也先生元配歸孺人生選即進士君繼楊孺人生遂邑庠生初歸孺人殁時進士君方四歲其伯父主家政藁葬孺人於祖塋之旁日月既久

不可復還故先生葬止楊孺人祔焉進士君尤以為慽自為告毋文一篇叙致酸楚讀者嗚咽予儗別為一文釋其意茲不載銘曰

吁嗟先生志則種飭躬遇物淑且臧遭時屯蹇名不揚丈并奄逝尤可傷有美哲子善文章蔚為國器升明堂調和六轡行康莊將歷萬里試騰驤偶一蹶足頓道旁匪馬不善御不良明明吾皇撫八荒霈膏邃谷播春陽記功贖過度汪洋莫令一士終旁徨我述此詞慰幽藏刻石以俟紀勿忘

丘太公墓表

蓋予順治戊子始交吾友近夫因識闕遠先生先生長七尺闊面豐頤鬑鬑微短目光炯炯如世畫羽人劍客狀以近夫故數至余家喜食酒至斗不亂興之處浩浩落落稍涉齷齪蘄予莫能干也甲午乙未間授經予弟家塾往來益密先生家雖貧親鄰偶乏絕有升合必分之雖不與世事過歲祲人飢輒蹙頞不樂即稍穰喜曰民今活矣每時雨至高哦韓魏公詩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拾神功寂若無之句語人曰此真宰相語士君子不可無此器量坐客皆驚先生顏色不忤以為常予輩與

近夫課文用思刻苦先生至必呵曰得失命也何乃困一第嘔心哉近夫在衆中行最脩經最明一時同學生相繼雋去近夫獨數蹈省門不見收嘗蹴踏處無以爲先生歡先生顧謂曰我僅以是期若耶曷不務遠者大者卒未嘗以介意也先生體素強無疾丁未秋年七十二忽臥不食時近夫館于楚予在家往省之先生一見即曰我疾必不起君與吾子厚當以銘累君問所苦曰我心無一事惟安靜以順天地之化而已意氣如平時言笑不輟又數日先生歿矣悲哉先生姓丘氏諱萬埃閬遠字也自長洲徙崑爲崑諸生娶于朱有婦德先先

生卒子四長鍾仁即近夫次鍾知鍾能鍾极近夫於某年月日葬先生某所徵銘于予予曰銘以內諸幽不若揭於隧之昭昭也乃為此文俾鑱之墓上嗚呼先生身不沾一命而其志長在民與物足不出于州里而其神常與造化者游烏足以測之哉獨以識先生二十年其人壯矣而音容笑貌時時在耳目間又追惟夙昔之言情不能已姑就見聞所及摭實書之使後之欲知先生者不至無考云爾

鄭都知縣候補京秩高陽李君墓誌銘

今夫志節之事宜出于學士大夫然有平居無事坐談書史囂囂然名義自許及一朝遭變沸亂在前白刃在後忽焉喪其所守者利害迫于中威武懾于外即面汚行而有所不暇恤也若天性忠孝而又生強仁慕義之邦世篤忠貞之族其堅確之操生死不渝固非矜詡之流可同日而語者如吾友高陽李君談巷非其人耶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而保定一郡于今尤烈數十年來邦人之取義成仁赫赫在耳目間者何可更僕數君自束髮即耳濡目染少而習安有若天性故其今

鄞都也邊滇逆之變井鬼分野五州六十六縣鎮撫以下莫不返顏事仇甘受偽命君不過一邑長吏耳詎能抗鴟張之勢而反之正哉然始也謀集兵拒守勢不可支則以死自誓雖兇鋒所加命在漏刻據衙壁卧義形於色不為少動迨拘囚民舍困苦三年乘間而逃崎嶇山溪篁箐之間跋涉虺蛇豺虎之窟給歸京師再覲天

日

天子嘉其節方且寵之京秩明示天下以愧勵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不幸生歸未幾溘然觀化九原不可復作矣豈不悲哉君名如滂澹菴其字生而穎異甫讀書即

以忠孝仁讓為學順治丙戌薦於鄉己亥成進士初授萬安知縣兵荒後經界混淆盜壑不報稅君按畝清丈禎民無所容其奸俗重婚嫁靡費無紀產女者多溺死君設為厲禁而生聚漸蕃改知零陵軍民雜處軍爲民病諸於上官嚴治之水夫工食向以給兵兵罷責取民間如故君一切革去兩邑皆尸祝焉君祖都閫公諱守成父文學公諱禎母某氏君弱冠值家難收祖父骸骨於兵燹之餘負衣衾成殮以葬母卒零陵官舍扶柩還鄉露宿悲號三月不怠撫養弟如沆竭誠致愛弟疾則憂不能食訓誨諄切至於流涕如沆亦克奮厲有聞于

時妻劉氏國學生振龍女子六人椽府庠生檜邑庠生標國學生餘俱幼女一人適庠生冉琛孫男三人女壹人君之歸自賊中也間關匍匐因遂成疾弟又居官不餘獨理家政為析已産命諸子與姪均分宗黨稱仁讓焉君素工詩嘗蹈蜀時悲憤填胸發于歌咏多忠君愛國之思予既為序以行今年三月某日其子椽壽將葬君于先塋之某穴沆來請銘予不得辭也銘曰

惟昔杜甫身蹈長安吞敵蒲栁黜愴江平喜達行在涕淚受官君亦罹變大節以完忠不忘君間道卒酸胡為弗禄賫志窮泉燕山蒼〻易水漫〻幽宮永託萬世是觀

明經學海張先生墓誌銘

士之懷才負異不得志於時而堙欝以老者豈少哉東方生有云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顧用與不用何如耳予讀安丘學海張先生狀而悲之蓋先生有兄弟三人云當明之季皆以文學行誼稱於其鄉伯嗣倫舉萬曆壬子本省鄉試早卒叔緒倫崇禎辛未進士為御史視兩淮鹽政守法抗權貴人被劾以歸者也獨先生數舉不見收以諸生貢入太學遇恩例當得州縣官棄不就曰此何足溷我蓋至

本朝定鼎初年六十餘矣猶強一試京師復報罷歸而

跋於戲明重進士之科非由此進不得躋公卿之位而有志之士亦不肯舍此而求他仕此世所以不獲先生之用而先生亦無所施設于世也狀言先生在鄉里急人之急匡乏困救災患兵燹荒祲後賴以全活甚衆又有質成不之官府而之先生有陳太丘王彥方之風又言侍御在兩淮時有飛法者索千金謁先生冀脫先生曰吾冒于貨而陷弟以亂法耶叱出之其耿介又如此假令得紹半通之綸謀人家國之事其所建立必有過人者彼富貴利達豈足動其心亂書不云乎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若先生者何不謂兼此三者歟古之

王者方深念其人而欲得之後世乃以資格之故屏置之而不用此固立法之不善而在上者之羞也于先生又奚憾先生諱繼倫字漢菊學海其號父母王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娶許氏又娶孔氏子一貞孔所出也康熙壬子拔貢生官翰林院孔目士大夫知之者以博學弘詞薦于朝稱國士爲其婚姻子姓其戚家來先生與許葬已久今墓木拱也貞因葬其母孔而并請爲其父銘鮮氏之戚誼不忍辭也述其事而無繁詞以徵信也銘曰其才也雄遇獨奔需雖有子而考終猶枊耕而不舒然

令名之貽困獨處其有餘子也豈下父實権與战能安

靈于濰水之原而奠厥攸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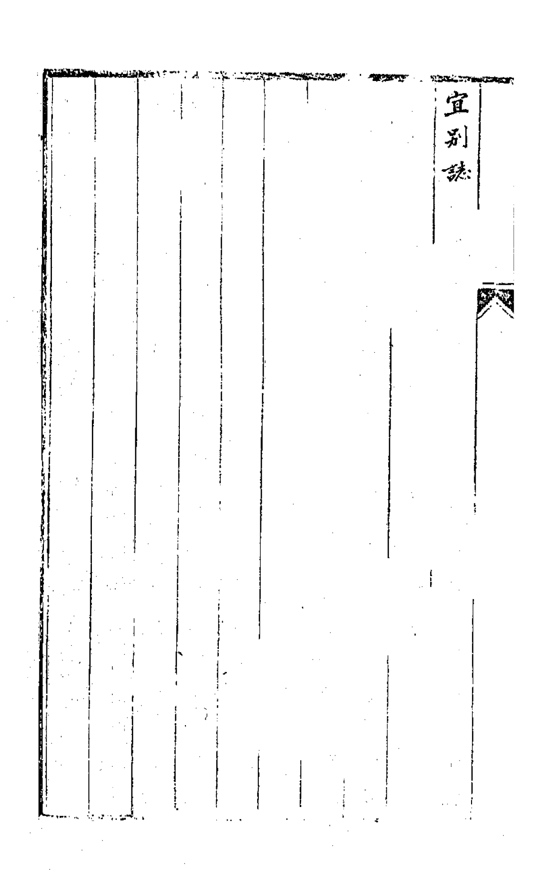
孔孺人墓誌銘

予既爲張子貞誌其父明經君墓矣則又得其母孔孺人遺事而太息曰天下有爲人母如孺人者哉方明經君捐官舍時貞才九齡耳宗族姻黨瞰其多資眈眈焉思漁獵之內無期功強近之親外有虎狼窺伺之懼孺人手提孤兒獨身與衆支拄卒能折强暴而不爲之動其可悲也里豪某歲也覬廟中美樹將斧爲孺人多方諭之不聽勃然曰鼠子敢耳以吾家無人故不知有老婦在耶五步之內以頸血濺女矣豪倉卒出不意駭遁去孺人曰吾豈愛一樹顧漸不可長耳立命伐之因

大會族人出明經君遺橐千金以次授之及某田與某
某宅與某一日中産斥鉞盡明經君故有出貸錢若干
孺人取券書悉焚之榜諸門令負債者自安撫貞泣曰
吾今後始貽女以無患矣於戲螟蚷螫手壯士斷腕貫
不去狐不存毀家紓難非智且勇其能之乎此孺人所
以不可及也夫婦人之職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固不
欲以才見也婦人以才見必其過之不幸矣吾獨怪明
經君當日負非常之槩思欲稍自見於當世而濱老無
所遇卒不獲少施設孺人一弱女子值家多難顧能保
門户全遺孤使張氏之業危而復安奇節瓌行赫然顯

名于一時則亦豈可謂之不幸哉貞既長賢而有文惟孺人之教是守其在太學予為太學官以一日之長事予去年秋持一縑謁予曰此吾母機所成俾為先生贄者予甚愧其意又因以知孺人之能終相其子也今年春孺人歿貞于某月某日將啟明經君之藏以孺人祔焉遣使告予予聞之記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又曰夫也者以智帥人者也婦人從夫則婦人不當有專謚雖然以孺人之賢立若此又豈可以槩論哉乃為銘曰

維母賢行宗祀處孤嫠哉大事子之昌母所致雖合窆



陳母時孺人墓誌銘

宜興陳生宗石為其生母請銘而持兄維菘之狀以來畧曰母姓時家罨陽南之張珠鎮父藝早亡我父處士公中年家事繁吾母湯孺人開母賢力請處士公求以自佐母之來歸也一稟湯孺人教一切移酏滫瀡麻枲補紉諸細瑣皆躬代其勞未嘗令湯孺人知也壬午湯孺人殁子女五人獨菘稍長娶婦餘皆未成立母長者迎師傅幼者調飲食推燥濕惟謹不異湯孺人在時既而自乳子終不以己子故視嫡子女稍間也處士公喜賓客晚歲善墓不出家日益落然客屬至如故遠方

人臧舟寔陽橋下者大率為處士公來也母黽勉有無求所以得處士公歡萬狀客或卒歲不去或一客居我家一二十年母始終供待無倦色處士公喜以為湯孺人未亡也丙申處士公喪母哀毀踰年母亦亡然而不意逝之又速此然之詮次其遺事欲求能文者之一言以慰吾幼弟之悲也雖然之所述如此處士公諱貞慧字定生故少保于廷子以文學氣節聞於時而湯孺人御史兆京女名族也母居陳氏數十年歷盛衰常變之遇毒彖上下能使女君安之夫子宜之及其既殁

而媢之子猶稱慕勿衰則母之賢其果異於人矣母生
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于薆陽之東所享年三十九
子二宗石太學生維岡處士公與滴丘侯公子方域交
善以女字宗石依歸家以居攜弟同往故維岡亦與滴
丘之宗氏宗石告予曰宗石自弃喪返故鄉營葬訖復
來商丘又十餘年矣每歲時念我母未嘗不泫涕〻下
也予曰子其歸乎故鄉父母之體魄在焉安可違也母
葬以順治戊戌冬而予銘以康熙丙辰夏於是推此意
而屬以詞曰

維古之人兮重去其鄉我有丘隴兮其情難忘生獨胡

爲兮羈他邦生之父母兮諸兄成行緊爾生母兮惟生
是將吕不遑歸兮戒爾車航秋甫霽兮春霜溪陳酒醴
兮薦稻粱子拜德母兮婦謁尊嫜母子天性兮幽明相
望精氣感通兮母心悅康天將大錫孝子之類兮俾爾
後人永其昌

華翁錢孺人合葬墓誌銘

無錫為江南壯縣人物殷庶然言大族者必首華氏自南齊孝子寶居錫之惠山其後宋都尉榮因宦移家汴梁三傳至原泉復還錫又九傳至明處士悰韡徙錫之蕩口今為蕩口華氏云振玉翁處士七世孫也翁生質重有至性八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及長事父竭其力父歿事祖母及繼母生養死葬悉如禮其喪繼母年六十矣猶悲啼作孺子狀人無不稱其孝翁兄弟五人伯仲早世撫其孤如子族人有以里役困伯兄子者翁身任之曰吾在寧重累稚子哉多方搣之卒不動兩弟為繼

毋出繼母贍產若干歿後悉歸之曰弟貧應從厚我何
循為人無不稱其不可及居常退謙不督人過屋旁有
隙地鄰之鎮者越焉翁弗較有貸其金貫者金散慰之
曰匪貫不良命也復予麥百斛卒不責償人又無不稱
其長者華氏既為錫大族自蕩口外復有興道南閔二
支各以居自別明三百年讀書膴仕冠蓋相望翁獨弗
喜仕宦初就傅即曰我務實行耳毋事空言故其居家
以躬行為本明俗士人未為博士弟子者終身着小帽
如細民天啟間翁婿王永吉官儀曹歸携儒士劉弁製
儒冠奉翁卻弗御曰吾久安葺布負耒橫經汲齒野人

足矣此奚為哉蓋其循本亦速勢利如此嗚呼我觀兩
漢以孝弟力田取士風俗醇朴最為近古明初下詔選
富户人材有學行者大則任方面小則宰郡縣如浦江
鄭氏烏程沈氏不絕于書蓋人主所以風厲末俗使人
人興起自勉于長厚甚盛事也翁生明之季拘于資格
雖有至行壅于上聞及至
我清肇興翁已年老而有司無有能知敬薦舉此盛典
請之
朝廷者故翁卒不膺一命以歿亦終其身此有識之君
子為世道惜而嘆生之不偶也於翁奚恨哉翁諱某振

玉其字生明某時殁某時年八十有六祖某父某母某氏繼母某氏妻錢孺人亦名家柔順婉嫕克相翁以成其行生某時殁某時年五十有五子四人玟全昌瓏玟女三人長適福州知府王永吉即官儀曹時?孺士劉奉翁者次適某孫男若干人錢孺人既先逝於某年安厝某所翁之葬也玟全昌玟俱已卒獨瓏於某年月日扶翁柩兆合爲請銘于予予與翁孫彝志向舉進士家在崑距錫二百里知翁詳故不敢辭瓏有志操而彝志登第方少年人皆謂天之報施善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昌熾未艾爲能益大其族也銘曰

彼肥而我瘠彼先而我後奚取之者薄而蘊之者厚惟
不責其躬以充施厥冑我銘斯石億年不朽

太學李君墓誌銘

予官京師李生煥以先人太學君狀來請銘蓋君之死十五年矣生曰煥非敢後時也以先人脩德行義沫竟天年非先生之文無以慰吾親於地下予讀其狀嘆曰是有道君子也宜見于吾銘久矣按狀君諱嘉言字聖達姓李氏其先敂唐宗室五代時避亂居新安五傳至江西鎭寨大將軍諱祕生三子分居祁門新田婺源嚴田浮梁界田號三田李氏而居婺源者爲仲子曰德鸞文數傳寄保君曾祖廷法君祖而時安者君之考也妣方氏繼汪氏寔生君君弱冠喪父母求善地卜葬不治

他事必之稍出遊至松江夢中恍惚得奇兆曰天謂我當在業此地乎遂徙居青浦之青龍鎮又置別業於嘉定槎溪常兩舟往來其間性倜儻好施又不樂問家人産所居蓮閣觀察匡琮錦几與山僧道流談論終日常曰人生旦暮耳兩眉間我何着得許愁耶喜讀左氏傳斟酌文公家禮行之於家與人未嘗為翕翕熱然薦紳先生多慕從之遊雅好佳山水願以此生遍歷名勝少抵落伽山望九華登五臺二十年足跡幾遍天下渡海過颶風身幾覆護免下五臺跌足坎窞有老僧扶之出忽不見蓋屢得神助云天性尤孝友汪孺人老病目眚

不見物君早夜哀籲于天舐母目瞭焉如故人以為至
誠之感叔士彥客死喪不得歸君扶載營祖域莫之具
他懿行甚多戊戌始援例遊太學六堂師儒聞君誼無
不相禮重者不幸以己亥年某月日沒沒之日取平生
書畫玩好一一檢視既與客歡飲至暮半夜披衣起端
坐瞑目明矣有僕請井上市販王某見君從吏卒緋衣
束帶若將之官者問僕曰君主人得官耶僕大驚數日
王某亦死君為善于生平不得志早歿豈没而天吏憐
之耶嘗疑陰陽變化之理誕長難詰以君之行事考之
傳聞亦安在其不可據也君生某時歿某時某月日得

年僅五十子三人葬蘇州吳縣銅井山原銘曰
履危不危若有持之宜享其年乃終于斯履道坦坦德
義無斷天運難促令聞則垂有子哀慕久而乞辭吾銘
之石以慰其思

誥贈秘書院侍讀徐公行狀

歲己亥方藹與同邑令祭酒徐君元文偕薦南宮及廷
對
世祖皇帝親擢祭酒君第一時祭酒君尊人坦齋公暨
顧太安人皆在養伯兄乾學仲兄秉義為諸生有聲一
日
世祖坐便殿召侍臣從容宴語次問祭酒君有親乎兄
弟幾何人祭酒頓首具對
上曰孟子所謂三樂爾有其二矣一時同朝皆以為榮
不二年

世祖晏駕越五年丙午公亦歿其兄弟用是大戚故公
之葬不能詮次行事以乞碑誌之文又三年己酉仲舉
於鄉伯既前萬庚戌復登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脩
而祭酒君亦遣令官於是始列公行實而弟泣請方藹
為狀按公諱開法字茲念世為崑望族五世祖中前明
刑部主事生交河主簿一元交河生封翰林院檢討汝
龍檢討生太僕少卿應聘太僕生太學承美娶潘孺人
是生公公少而孤即能自立弱冠補博士弟子　直
慷慨負才任氣尤好振人之急明思宗初邑武陵相羅
職家居子弟暴橫公[illegible]師茅君蘭者以他事觸相君怒

一日過其門舍中兒歐君蘭敎殆公大會諸生切責相
君未幾相君果敗公由此知名邑之貧士待公舉火者
常十數家人或貸其責質不能償合劵焚之從弟爲人
齮齕詣公廷白其冤至嘔血公與人伉爽易爲賍賄人
知其無他膓率稱爲長者旣屢應省試不售遂入太學
頗不喜爲章句獨精熟司馬通鑑著有甲子會紀考証
明三百年間人才消長錢穀盈詘之數尤所諳悉東南
苦賦役漕事尤壞公歷考治漕故規以及漱政附以己
意曰漕政考要又言於當事宜倣耶律楚材舊額量爲
減損以甦蘇松之民言雖不用聞者韙之報帝南還用

特爲爲明經角巾儒服叩軍門條上便宜數事不見省
録公知事不可爲遂謝病歸而明亦亡矣公丁愍革家
益落既負才不見用益默默無所發舒則專意課敎其
子編脩君兄弟皆穎異公程督之不少貸海小試僕門
外水則令誦所爲文文即善乃喜或不善則對衆譙訶
之誦讀之暇舉古人言行可爲法戒者曰若輩當爲此
不當爲彼祭酒君既入仕公寓書勉以忠孝大旨語尤
切至閒一至都城視祭酒君候問畢輙詢所習國書若
何言不及私朔望騎馬過慈仁寺見靡麗物屛不視曰
吾以儉德敎兒曹耳及歸里益務爲德於鄉邑人有婚

家貧逐其壻飯牛以女嫁富人令還其壻為具婚禮嘉
定有女賣之娼家而隸其副將麾下具金贖還之諸生
有非罪頗繫者運糧遠赴刑部者或言之上官或代之
輸納皆寬其縲絏謂綸脩君等曰吾以佐君輩所不逮
也蓋公之一言一動不忘教其子如此自綸脩君兄弟
未通顯時即翕然負當世盛名迨相次進用士無賢不
肖益復奔走輻輳雖為文章官人皆信其才可大用國
家一旦有緩急可屬任者必徐氏兄弟而推原所自必
本于公昔王通生隋之末隱居不仕教授河汾而其門
下房玄齡魏徵王珪薛收之徒悉為唐名臣人謂通之

學至異代而大顯莫不稱其善教然通之及門合天下之英材而公直聚之于門內天倫骨肉之間兄弟濟濟奮身

興朝上動

人主下傾海內凡其生平以不得志不見用者今將于其子盡獲之雖天之產才特異而公善教之功亦宜可泯哉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生才之難而成就之尤不易也故方巍狀公列其大者獨於教其子特詳公生於甲寅得年若干初封翰林院脩撰再贈內秘書院侍讀坦齋其別號某月日葬大虞浦以新阡子四人長編

脩君次孝忞次祭酒君俱顧太安人出次亮采尚幼側出女二人一適陸某一適中書舍人中𥙷孫男女若干人謹狀

刑部尚書濟陽艾公墓誌銘　代山東馮閣老撰

康熙十五年秋七月刑部尚書濟陽艾公歿于位

上震悼勅所司予祭葬如制孤汝霖扶表東歸越明年某月日葬公某所遣使請予為銘予鄉距公近又同舉南宮先後入史館公位列卿而予濫厠政府知公者莫如予其何敢辭公諱元徵字長人中順治丙戌科進士選內國史院庶吉士歷內弘文院檢討左春坊左贊善內國史院侍讀右春坊左庶子內秘書院侍講學士東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改內國史院學士兼官如故戶部左右侍郎吏部左侍郎進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

公少為諸生有大志在翰林叡望蔚然
世祖皇帝器之簡置左右又俾教習諸庶吉士
今上即位游歷卿貳所至裨益弘多既居憲府以為古
者諫無官自公卿至瞽腴庶人皆得盡言於上今雖臺
省臣許上書論事而已御史大夫臺官之長也長而不
言雖當言者亦是毅然引為己任常以為君之道無大
法祖勤民首言
皇上太孝纂備
太祖
太宗聖訓貽示中外獨

世祖在御日久武功文德未有撰述乞命史官取十八

年以來

上諭及用人行政諸大端彙為一書令子孫臣庶永垂

法守時論題之繼言

本朝勤恤小民不為不至而閭閻日困則以病民事尚

多過者

嚴諭直省通行清丈本欲使無曠土而有司邀功喜事

以墾荒增賦為常一經報聞不論荒熟責民承佃辦粮

以致民苦包賠為害亡已不可不急除又夏稅秋粮古

今定制正為權從田辦必待收成時始可責其輸納方

令一遇闕徵便藉于分全完青黄不接小民何所措手
應復舊制為宜又
國家養兵歲費數百萬皆取諸民甚非可久之策漢唐
歷代屯田之法具在臣謂內地兵民間雜荒熟定鮮倉
卒行之猶恐其難若各省邊荒所在及時經理牛種農
器築室所需一切預備專遣戍兵開墾斷無侵占民田
借夫牯牛舍熟斷生田荒賦在之弊且各屯俱屬荒遠
不毛之土有無開墾一望便知所用銀兩隸隻按兵給
叢寬其還官之期以三年起課時扣除作餉銀銷算又
無瞻顧推諉有名無實冒領捏報賠累無窮之弊舉行

既久一方之食足供一方之兵真萬世永利他如安民
生必飭官方請嚴督撫考成之法衛良善必詰奸暴請
重盜梶害民之律敦本務必黜奇邪請嚴左道惑衆之
禁每奏一事
上恒為之動容時
上將謁
孝陵公言
鑾輿遠幸宜審萬全意外他虞豈可不慮告成之典行
之於
廟廷展孝思萬不獲已前代固有親王代祭之例復當

上前力陳不宜輕出其語激切無諱有人所不敢言者
上雖不從亦未嘗以為忤世人動云進言之難觀公之
事
上與
上之待公非所謂君明臣直者乎何其盛也其為刑部
尚書執以守成憲罔敢尺寸出入
上如天好生法司奏讞人命重情多所寬宥公體
上意凡事力主寬大時有洋犯發寧古塔為奴會赦當
免衆謂所犯罪重不應赦公奏諸犯遇赦千載一時不
當分應赦不應赦卒免之與同列論事未嘗詭隨即不

合自為一議上或被詰問亦無回撓臨没前數日猶草
奏欲有所言得疾不果公之天性忠直不肯少卹其私
類如此也於戲人臣事君莫不欲竭智盡慮抒其一德
而常患不逢其時公起
昌朝遭
聖主前後建白不啻數十萬言雖間有未盡施設要無
不關於國是民生者昔魏弱翁為漢相好觀漢故事及
便宜章奏數條漢興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言次第
奏行之予蒙
國厚恩備位於此竊慕古人風義思一效其所為而有

志未遠此所以執筆序公而不禁咨嗟太息也艾氏始春秋齊大夫艾孔其後散處齊魯燕趙間公遠祖子敬來居濟陽數傳至省祭公含英省祭生鄉耆公試鄉耆生處士公嘉猷處士生沙河公馥即公考也以公貴兩世俱贈通奉大夫吏部左侍郎加一級祖妣曲氏妣孫氏俱贈夫人公生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娶董氏繼曹氏俱貤夫人再繼張氏王氏子一即汝霖官廕生娶郝氏

公居家篤行仕宦三十年被服如儒素尋不具論論其立朝之大節亦公之志也銘曰

艾公長者德器無傲吶吶少文言不輕揚衆人視之綘

俟東陽及入殿廷端笏而議其口懸河其腹蓮笥衆人視之汲黯陸贄一月之間不見公壽百僚驚問公豈忘歟酒火公至封章是供惟帝斯聖惟公斯直公曰吁哉論諍匪職帝曰俞哉昌言予亟公之立位夙夜在公公之憂國之常忡忡既歿猶視鬼神所恫髙苑故墟濟河之涘爰勒此詞用垂億祀匪阿其私以箴百爾